

漢人的社會邏輯

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

作者：桑高仁 (P. Steven Sangren)

譯者：丁仁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漢人的社會邏輯

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

作者：桑高仁 (P. Steven Sangren)

譯者：丁仁傑

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作；丁仁傑譯．--初版．--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民 101.12

面；公分

譯自：Chinese sociologics：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reproduction

ISBN 978-986-03-4262-8（平裝）--
ISBN 978-986-03-4263-5（精裝）

1. 民間信仰 2. 漢族 3. 宗教人類學

272.097

101022035

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

作者：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

譯者：丁仁傑

編輯：賴淑美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話：(02)2652-3330

設計印刷：加斌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10 巷 30 號 1 樓

電話：(02)2325-5500

定價：新台幣 580 元（精裝）

新台幣 470 元（平裝）

初版：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份

（精裝）GPN 1010102488 ISBN 978-986-03-4263-5

（平裝）GPN 1010102486 ISBN 978-986-03-4262-8

黃樹民院士序言

丁仁傑先生翻譯桑高仁教授(Steven Sangren)這本《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對台灣人類學的漢人研究貢獻很大，主要原因有幾方面：第一，這是本艱澀難讀的書。桑高仁的論述，並非立基於傳統民族誌個案之上，即非根據第一手田野材料所衍生出來的理論討論，而是對台灣人類學漢人社會研究(甚至可說當代人類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整體評估。由於牽涉諸多學派，本體論討論的抽象層次很高，對一般習慣於以經驗材料為主的人類學者而言，要閱讀本書，是一大挑戰。其次，爲了讓讀者深入瞭解桑高仁的多重複雜論點，丁仁傑先生不畏艱難，投入更多心力，不但深入淺出地翻譯原文，更細讀原書中所涉及的各派論點，詳細比較其與桑高仁觀點的異同，以「譯按」的方式，附加在譯文中，協助讀者理解文本的意義。

這個龐大的註釋工作，其牽涉範圍之廣，幾乎無異於撰寫一篇當代人類學理論的重要評論。換言之，爲能順利翻譯本書，丁仁傑先生的前置作業，就是詳細整理回顧當代台灣人類學漢人社會的研究成果及人類學理論發展，耙梳出主要的論點及爭辯。他長達三十多頁的譯者導言，可說是近年來回顧台灣人類學漢人社會研究的經典之作。此外，除了細緻鋪陳桑高仁的觀點，譯者也提出自己對本書理論的評論。雖然譯者肯定本書在對「馬克斯主義式」(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類學理論發展有其貢獻，尤其是將「個體能動性」(包括主體慾望及情感)與「文化再現或再生產」納入其「分析性現實主義」(analytical realism)的架構中，提升漢人社會研究及人類學理論的重要性，但譯者也指出，這個框架其實還未能完全解決人類學中已長達半世紀的「實質論」與「形式論」兩者之間的爭議。

丁仁傑先生在翻譯過程中曾面臨一些棘手問題，尤其是面對中、英文不同的讀者群，在詞彙使用上的差異，因而絞盡腦汁選擇最佳譯法。其中最明顯的困難就是：如何翻譯本書中的 **Chinese** 或 **Chineseness** 一詞。對西方讀者來說，這不會是問題，因其指涉的是一個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的單元，相對於我們所說的「西方」、「歐美」等廣泛的範疇。但對漢語使用者來說，這些名詞卻有可能意指「政治上」的中國。尤其是因桑高仁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地點是桃園大溪，但將其論證資料放入「中國」架構中來討論，對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基本教義派而言，豈不是放棄了台灣主體性立場？並可能從而質疑丁先生的政治忠誠。若丁先生是一位講求妥協的阿 Q 先生，他大可改用較為中性的名詞，如「漢文化」或「漢人社會」來取而代之。不過出於對原著的忠實性，除了書名外，他還是盡量使用「中國」一詞，以求翔實，期待讀者能理解此點。

丁仁傑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的社會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慈濟功德會的小群體社會結構，也是台灣最早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慈濟功德會的論著。自從進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後，他融合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方法，開始對台灣民間宗教進行深入田野調查，卓然有成。如今他又殫精竭慮將這本不易閱讀但深具啟發性的著作譯成中文，幫助新生代人類學者一窺漢人研究的殿堂之美，可謂用心良苦。為感謝丁先生對台灣人類學的貢獻，我特此為之作序，以樂誌其事。



誌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Prefa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Ting Jen-chieh -- both for the prodigious work entailed in translating my book and for his considerable effort in bringing it to publication. This gratitude is amplified by difficulties peculiar to the book. Chinese Sociologies is a challenging book to read in its original English, much less to translate. As reviewer Andrew Kipnis notes, the book differs from the vast majority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Sinophone world for its focus on issues of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import (Kipnis, 2002:186).

Kipnis also draw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book's theoretical emphases 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on the productive effects of alienation are (to say the least) "unfashionable" (Kipnis, 2002 :186). Consequently, the book's efforts to employ analysis of elements of Chinese social life and culture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ace the extra burden of engaging and disputing more fashionable (what I would now term "idealist") trends. In a nutshell, the book employs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s to address general anthropological theory instead of (as much more commonly the case) employ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o enhance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The foregoing circumstances account in part for the densely figured argument. The book is not only "theoretical," it is theoretically disputatious and demands much of the reader, including familiarity with a broad spectrum of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sufficient patience to work through the logic of its own theoretical syntheses of psychoanalytic and practice-oriented theory. I do not apologize for this difficulty; i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book's ambitions. But I do acknowledge them, and Ting Jen-chieh's accomplishment in taking on this challenge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is light.

Take for example the term “sociologics” in the book’s title. As noted in the text that follows, I invented the term to highlight the book’s shift away from predominantly idealist (i.e., “symbolic” or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s of “culture” toward a more dynamic sociological view of social process. By the same token, “alienation” figures importantly but idiosyncratically in the book’s theoretical argument. In short, the book is not only theoretical, it is also somewhat unconventionally theoretical. This preface is not the appropriate place to rehearse a defense of this posture, but I note them here in order both to prepare the reader for what follows and, again, to acknowledge my gratitude to Ting Jen-chieh for taking on such a formidable task.

I am, of course, very excited to see Chinese Sociologics made available to Chinese readers. I am hopeful that it will draw attention to some of the topics it raises and (inevitably) to provoke resistances as well as alternative arguments. Indeed, in my own work in the yea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I have continued to wrestle with a deeper and more humane understanding of some of the topics initially set out here. In particular, I hope to publish soon a book tentatively entitled “Filial Obsessions.” I envision this book to be a rethinking of Chinese patriliney, gender, and family process that builds from the analyses presented in chapters 7 and 8 here.

Finally, 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both for support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and for years of sustaining collegial engagement. Beginning in the 1970s when I first came to Taiwan to pursue my dissertation research, several generations of directors have unfailingly supported my efforts by providing affiliation, access to library resources, research assistance, and letters of introduction. In addition, I have enjoyed many years of collegial relations with the Institute’s research fellows, too numerous to name, in innumerable conversations and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In the broadest sense, these collaborations have made this book possible.

P. Steven Sangre

Oct 15, 2012

中文版作者序言

對丁仁傑在翻譯本書上所盡的巨大努力，以及他在尋找本書出版機會中所盡的努力，我要表示極大的感謝。特別是出於本書的難度，使我產生了對他更大的感謝。《漢人的社會邏輯》，以原來的英文版本來說，它就是一本難讀的書，更不用說是翻譯了。如同曾對本書做過書評的 Andrew Kipnis (2002 : 186) 所說過的，這本書的焦點放在具一般性和比較性的理論意義上，這和大部分人類學對於漢人世界的研究不同。

Kipnis 也注意到，本書對於社會生產以及異化的生產效果之理論性強調，是相當不合(或者說最不合)時宜的(2002: 186)。於是，當本書透過漢人社會生活與文化中的元素來說明我的理論觀點的優點時，我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和目前流行的潮流(我會稱這些為「觀念論者」)來進行對話與論辯。在本書的包裝裡，我們所進行的對漢人社會構成的分析，目的在說明人類學的一般性理論，而不是在用人類學理論來強化民族誌的描述(這是其他人比較常用的方式)。

這些情況說明了為什麼這本書的論證會如此的緊密。這本書不單只是「理論性的」，它還是充滿理論討論，而且需要讀者一方面能嫻熟於當代的理論論述，一方面能有足夠的耐心配合本書的邏輯來對心理分析和實踐理論進行整合。我不會對本書的困難度表示遺憾，這是本書學術企圖心發展的自然結果。不過我知道本書有著這些狀況，而丁仁傑接受挑戰而完成了本譯本，他的努力應該要被放在這樣的脈絡裡來理解。

以這本書的書名「社會邏輯」(sociologics)這個詞為例，我書裡提到，我發明這個詞，目的在於讓本書脫離於主流「觀念論」(「象徵的」或是「語言的」層次)裡對「文化」的理解方式，而能夠產生一種對社會過程的更為動態性的社會學理解。同樣的，「異化」，在本書的理

論論證裡是有著相當重要，但卻也是和他人用法不同的論證方式。簡言之，本書不只是理論性的，它也是屬於非傳統性的理論取向的。這個序言並不是一個適當的能讓我來為自己的理論立場進行辯護的地方，但我在這裡提出這幾點來，是希望讀者們開始有所準備而得以進入本書的脈絡，而且我要在這裡再次表達我對丁仁傑完成此巨大工程之努力的感謝。

當然，我很興奮能看到《漢人的社會邏輯》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我希望本書的一些主題能夠受到注意，而能夠(不可避免的)引起對立的或不同的各種觀點。事實上，在本書出版以後的多年，我仍然在和本書所提出的一些議題繼續進行搏鬥，並希望能對本書已提到過的一些主題進行更深刻和更合乎人性的理解。

具體來說，我希望最近能出版一本書，標題暫定為《孝順的情感偏執》(Filial Obsessions)。這本書，以《漢人的社會邏輯》第七章和第八章為基礎，而要對漢人父系、性別、以及家庭過程等面向來重新進行思考。

最後，我要感謝中研院民族所，一方面感謝他們支持這本譯著的出版，一方面也要感謝我與民族所之間所維持的長期友誼。由1970年代開始，當我第一次到台灣開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以來，好幾任所長都曾對我的研究提供協助，包括提供圖書資源、研究協助、和寫推薦信等等。此外，在各種會議與討論場合，我與民族所研究同仁長期保持著愉快的合作關係。廣義來說，出於這些合作，才有這一本書出現的可能。



2012年10月15日

原作謝辭

我在各章中已包含了個別性的謝辭。不過這裡我還要謝謝那些在我研究計畫中提供幫助和鼓勵我的人。過去二十五年來，我一直得到台灣中研院民族所朋友們的幫忙和善意。我要感謝黃美英幫助我完成媽祖進香的基本田野調查，黃美英在相關主題的後續研究，對我發展我的想法極有幫助。我也要謝謝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1993至1994年我在此講學。關於哪吒神明信仰研究，王秋桂鼓勵並引發了我的興趣往漢學上更具有挑戰性的研究方向上。

在我的家鄉，我的好友兼同事 David Holmberg 一直聆聽並回應我的想法，本書論文中許多想法都是在他耐心傾聽中而有所開展的，他本人深入的尼泊爾民族誌也提供了我比較性的觀點。Terry Turner 對我在進行概念整合這一方面所發生的影響，由我作品中對他的大量引述裡已經看得很清楚。我也要謝謝 Terry，他對學術的不懈與毫不妥協，早就超越了專業上的狹隘，這一點我一直深受激勵。除了 David 和 Terry，本系其他成員 Davydd Greenwood, Kathryn March, Jane Fajans，他們曾經閱讀本書一些章節初稿並且也提供了有用的建議。研究生(以及一些大學生)——到現在為止經過好幾個學生世代了——經常對我的想法有所回應，有反對也有熱烈的贊同。

最後，我要謝謝 Charles Stafford，他是 LSE 系列的編者，他一方面鼓勵我出版這些論文，一方面提供協助幫助我完成目前這一個寫作計畫。

中文版翻譯版權出處

1. 原出版單位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擁有版權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感謝該單位無償提供中文版翻譯版權。
2. 第三章原出自 1998. History and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cy: the Ma Tsu cult of Taiw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4):674–697，英文版權屬於劍橋大學出版部。
3. 第四章原出自 1991. Dialectics of alienatio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 MAN 26:67–86，英文版權屬於英國皇家人類學會。
4. 第五章原出自 1993. Power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Ma Tsu pilgrimages of Taiwan. American Ethnologist, 20(3):564–582，英文版權屬於美國人類學會。
5. 第六章原出自 1995. “Power” against ideology: a critique of Foucaultian us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1):3–40，英文版權屬於美國人類學會。

目次

黃樹民院士序言	iii
Prefa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v
中文版作者序言	vii
原作謝辭	ix
目次	x
圖版目次	xiii
中文版翻譯版權出處	xiv
譯者導言	1
一、漢人民間信仰人類學研究的回顧	2
二、CS 一書在 Sangren 個人學術生涯發展中的位置	19
三、本書主要內容	23
四、本書中的幾個核心概念	28
五、結語	39
第一章 導論	51
一、理論性的議題：慾望、實踐、複雜性	56
二、漢人社會在理論上的重要性	68
三、各章概要	73
第二章 為什麼是「文化」？為什麼是「生產」？	79
一、導言	79
二、更廣泛的來看生產	81
三、一個帶有偏見的歷史性敘事	89
四、人類學分析中對於意識型態與生產 這兩個概念的抗拒	96

五、文化、意識型態和認同政治學.....	104
六、結論.....	115
第三章 歷史與正當性的修辭學：台灣的媽祖信仰	123
一、相關爭論.....	129
二、國家與地方彼此互相真確化的修辭學.....	134
三、靈.....	136
四、歷史與靈.....	140
五、儀式與政治.....	144
六、結論.....	152
第四章 異化的辯證學：漢人宗教中的個人與集體	155
一、導言.....	155
二、香與力.....	160
三、互動中的相互具體化：象徵性生產的集體性劇場	164
四、「拜拜」作為一種自我建構的文化語辭.....	170
五、以參與集體儀式作為個人的見證.....	182
六、結論.....	187
第五章 台灣媽祖進香之靈力與超越性	191
一、北港媽祖.....	194
二、香與力.....	198
三、權力的再現：個人和集體.....	202
四、超越性和意識型態.....	205
五、被瓦解的超越性.....	216
六、結論.....	221
七、後記.....	223
第六章 相對於意識型態的權力： 對於 Foucault 權力概念的一個批判	225
一、導言.....	225
二、笛卡兒式的社會科學.....	235

三、在 Foucault 作品中所出現的權力	240
四、漢人對於權力的意識型態	262
五、結論	273
第七章 女性的生產：父系模式中的性別及剝削	279
一、導言	279
二、家戶內的生產：漢人家庭系統	286
三、拜拜與認同	295
四、情感上的特質做為一種生產	300
五、虔誠同時是一種異化也是生產	307
六、強化異化或價值剝削的修辭： 在分香與父系意識型態間所具有的平行性	311
七、兒子對媽媽的虧欠：媽媽對兒子的依賴	313
八、小氣 / 大方	316
九、結論：比較性與理論性的意涵	319
第八章 父系模式慾望生產裡的父與子： 對於《封神演義》哪吒故事所進行的基礎性分析	325
一、導言	325
二、哪吒	339
三、自我中心性的幻想：男性的主體性	343
四、孝順和漢人男性主體之象徵性的生產	349
五、權力、慾望和孝順	353
六、妙善：父親和女兒	361
七、神話、意識型態，及性別與人觀的文化建構	368
第九章 後記：「超溢」、變遷以及分析上的限制	377
參考書目	398
索引	426

圖版目次

圖一	媽祖信仰中心的廟宇位置	126
圖二	媽祖神力激起巨浪，扶助國姓爺從荷蘭人手中取得台灣 （作者個人擁有的美術作品）	142
圖三	香客捧媽祖神像過爐（作者拍攝）	162
圖四	媽祖神像在祖廟香爐上過爐（作者拍攝）	165
圖五	台灣北港朝天宮的神符，符中有著媽祖和祂的兩個護衛 「千里眼」和「順風耳」	168
圖六	台灣安平開台媽祖廟的神符，符中有著媽祖和祂的兩個 護衛「千里眼」和「順風耳」	176
圖七	媽祖「回娘家」（黃美英拍攝）	183
圖八	香客前往台灣北港朝天宮（黃美英拍攝）	186
圖九	在一般家庭神壇牆上供奉的典型神明繪像 （作者收藏）	292
圖十	廟宇中哪吒的神像（作者拍攝）	331
圖十一	廟宇中哪吒的神像（作者拍攝）	331
圖十二	台灣新營太子宮慶祝哪吒「神明生」的活動 （作者拍攝）	335
圖十三	封神演義裡的哪吒和太乙真人	364

譯者導言

譯者把本導言定位在：讀者閱讀 Sangren 專著前的思想準備工作，而不是在於取代 Sangren 專著的摘要式的報告，因此導言中對於本書論證的細節並沒有太多著墨，而將較大的篇幅擺在本書的學術背景和主要分析性概念的說明上。

在關於漢人社會的社會人類學研究中，Steven Sangren 2000 出版的 *Chinese Sociologie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Athlone. 桑高仁《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以下簡稱 CS)，是一本站在人文社會科學最前沿，並以豐富的台灣宗教田野資料為背景，而產生的具有高度理論突破性的當代人類學著作。

Sangren 站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分析角度上的立足點，出於一種整體性掌握「中國」或是「中國性」的企圖，將馬克思的「生產」概念，尤其是其中關於「異化」的解釋，引伸到文化層面。進一步的，Sangren 將 Bourdieu 實踐理論原來只是注意個人實用性面向的缺陷予以彌補，而將實踐層面擴充到人的慾望層面。更特殊的是，在理論綜合中，Sangren 仍然堅守著一種「唯實性的知識論」(視研究者本身仍是可靠的知識工具，研究者對社會實體所做的論述與書寫，即使有某種主觀性，仍可能如實傳達出社會運作的真實邏輯，並有助於我們得到社會學知識上的普遍性真理)的立場，對於文化相對論、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的角度與政治立場，都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而呼籲我們必須分析文化層面背後之社會生產過程，並且呼籲我們不能放棄學術對於整體性或本質性解釋的企圖心。當人類學家，尤其是台灣的人類學家，對於漢人社會或台灣本土性社會的性質與過程，理解還不到完全成熟之刻，Sangren 的學術立場、分析取向與整體性解釋的企

圖心，都是中文學界漢人社會人類學研究圈裡相當值得做借鏡的。

下面，分五個部分來做進一步說明：一、漢人民間信仰人類學研究的回顧；二、CS 一書在 Sangren 個人學術生涯發展中的位置；三、本書主要內容；四、本書中的幾個核心概念；五、結語。

一、漢人民間信仰人類學研究的回顧

爲了對 CS 這本書在學術圈理論性與經驗性脈絡裡的位置有更好的瞭解，這一篇導讀中我們嘗試先就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有關文獻做一個簡短回顧。

民間信仰的空間範圍與對應的組織層面：祭祀圈

在台灣，最廣被台灣民間信仰研究者所使用的描述性工具當然是「祭祀圈」的概念和方法，雖然它很難被稱爲是一種完整的理論，不過它確實是很好的描述方法與討論起點，尤其是在配合歷史變遷層次之後，不失爲很好的觀照漢人民間信仰空間與組織層面的研究方法，而且，它也是諸多理論視野中，唯一由台灣本土學者所發揚光大的詮釋框架。因爲相關回顧已經非常多，這裡將只提出幾個重點來做說明。

祭祀圈或祭祀範圍，起先是岡田謙(1960 [1938])在1930年代調查台灣北部村落的特殊發現：發現通婚範圍、祖籍地的關係、市場交換關係等，與祭祀相共一範圍，岡田謙乃進而說明此共同祭祀活動的形式與內容。這裡可以看得出來，漢人的民間信仰具有明顯的空間性，仍然是屬於自然團體(社會層次與宗教層次緊密交融在一起)中的一部分，這些性質當然和西方基督教差異很大。

祭祀圈的概念後來被台灣人類學者加以精緻化，被以之作爲描述漢人地方社會的工具，簡單講，根據林美容(1986:105)，祭祀圈是指一個以主祭神爲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它與地域性(locality)及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有密切的關係，它有一